黃裳與周作人

李英

人與事

一本出版於二〇〇六年五月的好書，現在才到了我的手上。書，就是黃裳的《來燕榭集外文鈔》。「集外文」的功效之一，就是給喜歡作者的人開另外一扇窗，可以對作者有更全面的認識。

這本《來燕榭集外文鈔》的最大用處，我以爲是對鈎稽黃裳和周作人之關係大有助益。讀書界幾乎一致認爲，黃裳的文字是追摹周作人的，這一點卻意外遭到了黃裳本人的否認，我看過黃裳不止一次的訪談，別人和他探討知堂對其影響的時候，黃裳總是虛晃一槍，聊作應付。黃裳和周作人關係究爲何如？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了。而在六卷本《黃裳文集》裡，有心人當能注意，黃裳對周作人假以辭色的時候極少，雖然偶爾也要表示佩服知堂的文章，不過，這種佩服，也往往是修辭技巧上的一種「反跌」。收在《金陵五記》中的《老虎橋邊看知堂》，是黃裳以記者身份採訪獄中周作人，所寫下的一篇名文。

讓我印象至深的是周作人應黃裳之請題詩，寫了句「東坡風貌不尋常」，有攀附身陷烏台詩獄的坡翁的意思，據黃裳文中所記，他當時的感受是「好一個『東坡風貌不尋常』」，落水的周作人受這種斥責自是活該，黃裳在斥責同時，又請這個尷尬的「老東坡」「寫點東西，如近詩之類」，卻給人怪怪的感覺。

現在的《集外文》則提供了另一種線索。從題目看，直接寫周作人的有以下四篇，即《讀知堂文偶記》，《讀〈藥堂語錄〉》，《關於李卓吾——兼論知堂》，《更談周作人》。另有文題似與周作人無關，而內容卻有牽連的，如《關於廢名》，說廢名「這位詩人兼哲學家已經完全脫離了這個混濁的世界，這與他的老師走的正是一條路」，「又記得一位不識面的朋友寫了封信給我，其中有這樣的話，他說廢名過京時，曾親至獄中，對周存問，猶有古人風義，比起傅斯年來，不可同日而語云云。這似乎也是一種看法。」廢名對獄中的周作人「存問」，從大處說，是不知民族大義，從小處言，是書獃子氣十足，難怪黃裳對他「不免起了反感」，這和他當年在老虎橋暗斥周作人，其情感是一致的。可是人的情感，到底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集外文》中四篇直接寫周作人的文章中，前面三篇，都讓我這個對黃裳不屑周作人早存定見的人小小地吃了一驚。對知堂文字的傾慕，不消說的了，像「這是我所讀過的最悲惻的一篇文字」，「這種記述兒時故鄉瑣事，加以微淡的情感，最爲我所愛讀」，「這是我喜讀的一段文章，卻說不出什麼地方好來」云云，眼界甚高的黃裳恐怕不會輕易許人的；而對周作人思想的欽敬，也在在可見，「讀之如聞說法，令人頓生澈悟，獲益匪淺」這樣的話，哪是隨便說的呢？他對周作人思想的歸納，「虛無而少信」，「漆黑的定命論」，一望即知，非眞知周作人者，斷不能理解得如此透徹。黃裳在《關於李卓吾——兼論知堂》中同情「漆黑的定命論」的周作人，說「戰亂前知堂用辛辣的筆鋒與左派苦戰，看了眞是感動」。老實說，幾十年後，作爲讀者，我看了這段文字，仍難免感動的。然而不久，曾讓黃裳感動的周作人就讓他覺得「滿身的不愉快」了，這是一九四六年《更談周作人》一文中透露的。

爲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周作人的「落水」，無疑是最應該首先考慮的。可是也有一點小小的疑問，因爲《讀知堂文偶記》、《讀〈藥堂語錄〉》、《關於李卓吾——兼論知堂》三篇文章，都是寫於一九四二年前後的，這個時候，北平的周作人已經是一個讓人「滿身不愉快」的「落水者」了。那麼是身在淪陷區的黃裳苦於環境的限制，作文缺乏別的素材，只好借周作人來敷衍麼？考慮到黃裳的腹笥，這種想法跡近侮辱。那麼只好存疑了。我有一個私願，希望有條件的人，好好鈎稽一下周作人與黃裳的關係，不論文字還是思想，如果要做這個工作，這本《集外文》則是萬萬不能忽略的。

神秘才女凌孝隱

王鵬

往事鈎沉

一九四〇年前後，正當二戰時期，香港《大公報》不斷刊載歐洲戰場及戰時歐洲生活的報道，如《戰時的巴黎》、《歐戰觀感》（之一、二、三）、《英法前線素描》、《戰時法國之外國難民》、《巴黎戰時新陣容》、《血戰中的巴黎》、《大時代的巴黎》、《法京遷回巴黎之前夕》、《封鎖中的戰時法國》、《飢餓線下的巴黎》等等，描寫細緻生動，看得出，筆者身臨其境。

這些報道的署名爲「孝隱」。「孝隱」何許人，是署名還是筆名？時任香港《大公報》編輯主任的徐鑄成在日後撰寫的《舊聞雜記》中回憶這件事時寫道：「有一天，收到一封從巴黎圍城中寄來的厚厚的航空信，拆開一看，有四五張密密的蠅頭小楷，署名『孝隱』，字跡十分工整而秀麗，內容則是描寫馬其頓防線被突破後，法國統治者如何驚慌失措，舉棋不定，以及巴黎圍城中各階層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寫得十分生動，文筆極好。我喜出望外，翌日就作為專欄刊出。來信僅寫『凌寄』，孝隱是作者的眞名還是筆名，就不得而知了。」看來，這件「疑案」徐鑄成始終也未得其解。

「孝隱」何許人也？「凌寄」與作者有何干係？如果「凌」係作者姓氏，那麼作者是否叫做「凌孝隱」？而這個「凌孝隱」又是誰呢？這一連串的疑問引起我的興趣和追索。利用當今最爲便捷的工具互聯網查詢，我一無所獲。筆者不甘，又到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查閱舊書報，終於查到了有關凌孝隱的一些不連貫的資料。再後來，聽說台灣正中書局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版過有關她的書籍，旋即找到台灣朋友幫助查詢，終於查到《凌直支凌孝隱父女畫集》等，如獲至寶。原來，凌孝隱是一位女畫家。

凌孝隱，名卓，自號孝隱，孝言事親，隱言藏修也；留學美國時，同學們都叫她「Phyllis」。她一九〇五年三月二日生於江蘇泰縣，幼年時在南京讀書，旋隨父居北平。一九二一年她隨兄嫂赴美國留學，畢業於紐約州Syracuse大學教育系及美術系後，歸國受聘於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任講師。不久，她因身體不適，到北平西郊香山休養。一九三三年六月，她與蕭瑜在上海結婚。婚後他們回蕭的家鄉掃墓，並到湖南的洞庭湖、南嶽一帶旅遊。一九三三年九月初，他們到法國巴黎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仍居住法國。戰後，他們往來於法國與瑞士之間，後又長住於法國地中海之濱的甘城（Cannes）；一九五三年六月，他們到南美洲烏拉圭的工業城市孟都居住，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她因肝癌不治逝世，享年五十二歲。凌孝隱的丈夫蕭瑜（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年），字子升，又名旭東，湖南省湘鄉人。他與毛澤東在湖南省第一師範時是同窗摯友，他和毛澤東、蔡和森被稱爲「湘江三友」，他們還在一九一八年組織了新民學會，蕭瑜擔任總幹事，開始了早期的政治活動。蕭瑜是湖南赴法國勤工儉學的第一人，歸國後，因與同人意見不合，便遠離了政治活動。因蕭瑜曾在法國學習生活，對法國印象極深，所以他與凌孝隱結婚後，便長期旅居法國，從事哲學、科學的研究。蕭瑜的弟弟是著名作家、詩人蕭三。

凌孝隱（一九〇五——一九五七）

凌孝隱幼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七、八歲開始，跟隨其父學習書法和繪畫，並對文學和寫作有濃厚的興趣。一九三五年她在巴黎時，其繪畫作品就被選入了巴黎春季沙龍。她的丈夫蕭瑜在回憶其時說：「夫人性喜文藝，而又用力甚勤，只因父教在留美時專心於英文及教育學勿分心於中文。所以在留學時，自己禁止，不寫文章。到了與我結婚以後，才解除此禁。她以三分之二的時間與精力作畫，三分之一為文。她自律甚嚴，每日如此，與我偕遊歐洲及南美，二十四年如一日。她也自喜有個家庭教師，受課極為虛心。在她作的《秋興》八律中有兩句說：『從來夫婿稱夫子，嫁與蕭郎誠得之。』我有喜歡教人的習慣，她有用心求學的興趣，所以我倆在一起，確是相得益彰。」凌孝隱具有文學創作能力，熟知書畫技法，且十分幽默，愛開玩笑。有一次，她問丈夫：「你何不多寫些詩文呢？」丈夫答：「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也。」她說：「好，壯夫不爲也，而壯婦爲之。」所以，有的時候，她將她的文稿自題爲《壯婦集》。可見幽默之至。

徐鑄成在《舊聞雜記》中提到的「孝隱」，其時正居住法國的巴黎。她利用閒暇，在法國各地採訪，把她的所見所聞撰寫成文，寄給香港《大公報》。正是這些文稿，經徐鑄成之手得以在該報發表。筆者在北京國家圖書館港台書報刊收藏室，小心翼翼地逐日翻看了已經發黃、變脆的舊報，找出了署名「孝隱」的歐戰通訊。如《戰時的巴黎》、《歐戰觀感》（之一、二、三）、《英法前線素描》、《戰時法國之外國難民》、《巴黎戰時新陣容》、《血戰中的巴黎》、《大時代的巴黎》、《法京遷回巴黎之前夕》、《封鎖中的戰時法國》、《飢餓線下的巴黎》等等，一般讀者不了解情況，還以爲她是該報駐歐洲戰地記者呢。

凌孝隱的歐洲通訊，描寫細膩，深入淺出，讀來十分順暢。例如她在《戰時之巴黎》中描寫法國人的戰時生活時寫道：「戰事已爆發了。在法國社會現象的改觀，就是時時見到人人手中都有一份甚至幾份的報紙。早報、午報、晚報。晚報的一版、二版……六版，自朝至暮，接續出版。……在街頭市面以及小城鄉鎮，一眼望去，行者、立者、坐者，無不在十分沉默鎮靜中，低頭凝神向這些白紙黑字去刺探消息。……至於我們住在這裡的外國人呢？既無開赴前方的消息來源，又無什麼家室內顧之憂，唯一大事，便是看報重於吃飯了。一份報來，一字一句，從報頭大標題看到報屁股，讀得又詳又細。一日看過十多份二十份，法文的，英文的，臨到晚睡上床，還希望今夜早過早醒，好看明天的早報消息又是如何？我們看報，實在具有雙層悲憤的心情。一面細看歐戰趨勢與世界動向，一面還念念不忘的是祖國同胞們正也是陷在水深火熱中與侵略者拚命廝殺之時。歐戰趨勢與我國抗戰，正也是息息相關。」觀察之細膩，刻畫出戰時人們心態；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愛國之情，躍然紙上。

凌孝隱作爲一代才女，在她的身後，留下了三千多幅畫作和五、六十萬字的文稿，其爲人處世更是無可厚非。著名作家、翻譯家、教育家林語堂這樣評價凌孝隱：「她口未嘗出一惡語，手未嘗作一惡事，心未嘗起一惡念，她天性之厚也。」

凌孝隱逝世後，她的留學母校紐約州Syracuse大學，把她的繪畫作品長期展覽；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家美術館也開闢紀念室，長期陳列她的遺物。但現在祖國內地的讀者很少有人提到她，其才藝和德行似乎已被歷史湮滅了……

我城病了——評《房間》與城市病患的疊現

李卓倫

燈下集

大陸、城市、國家、社會；
從未能廣泛且自在地選擇。
這裡或是那裡……不。
我們是否都應該留在家園，
不論家園在何處？

《客中問》（Question of Travel）
伊莉莎白·碧許（Elizabeth Bishop 一九一一——一九七九）

這首詩曾經給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引用在《重點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的扉頁上。此詩作者伊莉莎白·碧許大學畢業後，曾經居無定所，四處爲家，先後在法國、墨西哥和巴西居住過。「大陸、城市、國家、社會；從未能廣泛且自在地選擇。這裡或是那裡……」一語道破無力選擇去向的狀態，唯有流遷，不斷地流遷，可能才是出路。「我們是否都應該留在家園，不論家園在何處？」最後的家，可能不是自己的最好選擇，也要默默接受。

空間不只是物理學上的範圍，它也呈現心情，表現感受，李智良的《房間》，同樣借用空間，如碧許的《客中問》相似地用環境作爲心理的表徵。房間，四面圍牆，作者被困在這樣的空間，以飄浮的心理，用文字書寫內心，回應西方精神病學的荒謬。而這個空間，放大也可視爲整個香港社會，在書寫虛空的內心，書寫自身受西方精神病制度包括藥物纏繞的同時，亦藉書寫自身，書寫我城怎樣令他忐忑不安。

我城的精神病

全書作者在意地刻劃他看病，抑或詳細觸及精神病的篇章只有《離線生活》、《無歧義標題：未查明》、《時光》、《沒有人要寫給精神病患》和《出走》，其他篇章則述說壓抑了的身心感情，在城市中反彈，借電影《三月的獅子》擺動自身和記憶／失憶、家庭／城市的關係。

李智良的精神病患，之於我城，無疑是失憶的，而失憶在於發生過的事，無根浮動，我城與自身建立了互爲表裡的關係。「我是在教科書與懷舊節目中那個『香港』出生的」（《我的十年：遺忘、閃念、重認》）。自身在我城，活在傳播媒介中，口耳相傳。我城身份意識已經啓動了電腦格式化過程，經歷了好一段歷史，最後就連認識自己也來不及，記憶就已經給洗褪掉了。忘卻往事而且刻意清洗至痕跡全無，這是精神病的一種嗎？

聲音與不安

往事一吹即逝，回到當下。現今我城失憶，噪音無日無天，全城人人失眠狂亂，心情煩躁不安。城市的雜音、噪音，使作者煩擾的聲響——鄰居吵鬧聲、廁所水滋滋聲、倒垃圾聲、拉鐵閘聲、冷氣渦輪聲……，《聲音》通篇大量描寫四面八方從周圍製造的噪音，是反映他心情的迴音，有如其環境般鼓譟。

其實，作者也用了聲音，凸出我城的虛僞。在《三十而立》中，作者說「平時在工作上受氣，那句『唔該』的『該』字發音拖得好長、而且好響，彷彿是你『該』、你根本活的意思上班受的氣，可以在下班後向仍在上班的人宣泄。」從居住環境的嘈音，延伸到舊友吃飯時說「唔該」的音調，聲音令他怒氣沖沖之餘，帶出不滿我城的情緒。我城表面繁華，現象背後存在種種不合理不公平，「唔該」這個詞語是他舊友融入我城後變得世態炎涼的標記。

我城病了嗎？《房間》的我城無疑處處都是病徵，作者病患的身體和我城重疊，其影子揮之不去，不知何時何日離去，唯有默默承受，默默在紙上的文字世界作精神泅泳，企圖騰出心靈的空間，吸一口清新的空氣。

餐桌上的簡單主義

趙青新

飲食男女

閒來得空翻翻書，有一則軼聞，說的是汪曾祺、黃苗子、王世襄等人聚會，比試誰做的菜最好吃，結果王世襄憑藉一道最簡單的油燜大葱奪冠。看到這裡，會心一笑。

都說穿在法國，吃在中國，細數我泱泱中華的飲食文化，眞是源遠流長。早在幾千年前，孔子就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位孔大聖人將追求食物之精美當作了生存大義，爲後世子孫開了一個錯誤的先河。還有一個叫易牙的，坊間走卒，本來是夠不上資格青史留名的，但他憑藉着把親生兒子烹成人肉羹進獻給齊桓公這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壯舉」，在中國的厚黑學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同時開創了中國人的味蕾追新獵奇的路子。

西方人的飲食，以牛肉、牛奶、麵包爲主，不少歐美國家，廚房裡幾乎看不見油煙。我們很難想像那些食物的滋味，但現代科學已經證明，西方的飲食方式更加健康。

這一點我們雖然心知肚明，但中國人的味覺記憶太過頑固。咱老祖宗留下來的烹飪之藝，講究的是煎炸炒煮，先起個油鍋，葱薑蒜丟進鍋裡，噼裡啪啦熱熱鬧鬧，醬醋鹽酒味精一旁等候，更講究的，還要精雕細琢弄出許多中看不中吃的花樣，色香味形俱全方稱得上中華美食。

相對於形式繁縟的中餐而言，西方飲食簡直不值一哂，可人家的體質的確比我們好，即使扔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中國的足球就是不如人家的圓，奈何！追根溯源，關鍵還是在飲食習慣上，飲食習慣決定了遺傳基因，再加上環境污染帶來的食品安全隱患，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一樁接着一樁，「吃，還是不吃」，哈姆雷特的命題擺上了餐桌上。

美食應該回歸原生態，最好的做法是簡單又能吃出美味，同時還更易於保留食物內涵的營養。一個白煮蛋並不比它做成「一行白鷺上青天」之後滋味更差，須知，產業鏈越長污染越重，很多菜品簡單加工甚至不加工，更能體現出食物的本味，越是刻意求新求變，離開平易、純樸、自然的飲食之道就越遠。

美國作家麗莎·茵·普拉特在她的著作《簡單生活》中如此說：「簡單生活，去除生活中一切冗雜，一切繁複，一切粉飾，一切累贅，讓生活『簡』起來，『單』起來。」這句話同樣適用於我們的餐桌。

刨花水

汪蘋

文化什錦

每天我的女兒都會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這樣的話：「媽媽，你的頭髮怎麼總是這樣亂啊？」而每次到理髮店去理髮，理髮師爲我噴上摩絲或者啫喱水的時候，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童年時，我的外婆爲使我的頭髮服帖而塗抹的刨花水。

想到刨花水，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當年外婆那慈祥的面容，心裡便湧起一股暖流，就情不自禁地想把回憶中那美好的往事記下來。但每每心中想得好好的，卻總是遲遲不能提筆書寫，今天，不知怎麼地，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提起筆來寫下了以下這些文字，來紀念我的外婆，紀念那難忘的童年紀事。

記憶中，那時江南的鄉村中不乏木工爲人家製作木器傢具。製作過程中，木匠的刨子把傢具刨得光滑圓溜，刨下的刨花就成了人們燒火用的材料。我的外婆，和當地的許多人家的婦女一樣，向做木工活的人家討要一些刨花回家，需要的時候就拿一些出來，製成刨花水。

我清楚地記得，刨花水是這樣製成的：拿一個小盒子，諸如舊熱水瓶的蓋子，抓一小把刨花，用水浸泡。最要緊的一點就是一定要把刨花全部浸泡在水中。浸泡了刨花的器具擺在窗戶台上，大約需要浸泡三五天，用一根筷子攪一攪，看刨花水變得黏稠了，這刨花水就算浸泡好了，可以派用場了。用的時候，先要準備一把舊牙刷，手拿牙刷的炳，將牙刷頭在刨花水中攪來攪去，牙刷上沾滿了刨花水，就望梳好的頭髮上一下一下地塗抹，一會兒頭髮上塗滿了刨花水，頭髮變得服服帖帖，沒有頭髮翹起來了，於是便大功告成了。

抹了刨花水的頭髮光滑潔亮，一般可以使頭髮整齊不亂起碼保持半天時間。每天早晨，我的外婆就是這樣爲我梳頭、塗抹刨花水。小時候的我十分好奇，問外婆，這刨花這麼乾，可這刨花水怎麼這麼黏啊，水裡放了什麼呀？外婆總是笑我傻，說刨花浸了水就是這麼黏的麼，連這也不知道。其實一直到現在我也沒搞懂，爲什麼刨花水會這麼黏。後來，我看到一些人頭上抹得光光的，一問，才知道是抹了髮油；再後來，有人用髮蠟使頭髮光滑整齊。現在，人們又使用了摩絲、啫喱水等等，以後，不知人們還會發明出什麼樣的使頭髮整齊平滑的物品來，但我總是忘不了那散發着外婆對外孫女疼愛氣息的有着淡淡的清香的桃木或杉木的刨花水。

奧運催生北京「新八景」

蕭愚

最近，一份「北京新八景」的名單在網上熱傳，名單上不見了金台夕照、盧溝曉月等老「燕京八景」，卻多了鳥巢、水立方、奧林匹克公園景觀大道和下沉式花園、朝陽公園沙排場、前門大柵欄、新南站和地鐵十號線等新景觀。與過去清一色以歷史名勝和旅遊觀光景點爲主的「燕京八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次選出的「新八景」，都是近年來隨着北京的飛速發展而出現的、蘊含着濃厚文化科學氣息的景觀。它們以嶄新的功能、特點和科技文化韻味爲北京增添了一道道亮麗的色彩。

品全聚德的烤鴨，吃都一處的燒賣，到中國郵局買北京奧運郵品……被評爲北京新八景之一的前門大街自八月七日開街以來，受到中外遊客的青睞。除了品嘗老字號美食，蜂擁而來的遊人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感受老北京的風情。一位遊客感慨繫之：「三十年前曾來過這裡，當時的感覺是這裡很亂，衛生也不那麼好，這回再次來到這裡，變得比原來漂亮整潔多了。」據前門大街管委會的統計數字顯示，開街一個月，前門大街共接待國內外遊客四百四十二萬，平均每天接待遊人十三點八四萬，日最高接待客流量爲三十二點三萬人。在隨機對一萬八千多位中外遊客進行調查詢問中，百分之九十五的遊客認爲前門大街建築風貌古樸典雅、歷史文化氣息厚重、民俗民情氛圍濃郁。

除了前門大街，北京的西單牌樓、百工坊、奧運之家酒店也已成爲新的商業人文景致，受到衆多遊客的追捧。

此外，北京快速發展的城市建設也讓中外遊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譬如有亞洲第一站之稱的北京新南站，開通以來，總是能看到拿着相機、攝像機的遊客在站內留念，新南站作爲交通樞紐的同時，也成爲了旅遊景點。

說到北京的旅遊新熱點，最熱的恐怕就是奧運場館了。其中舉行奧運會開閉幕式的鳥巢和創造衆多新奧運會紀錄的水立方是最受追捧的。一位在「十一」期間赴京旅遊的白領表示，奧運結束後，能夠到北京親手觸摸一下奧運場館將是他們全家最迫切的願望。據悉國慶長假期間，奧林匹克公園正式向公衆開放，其中鳥巢、水立方等部分奧運場館售票開放，奧林匹克公園中心區免費持票參觀，北京市旅遊局已推出「國奧村遊」、「公園整日遊」等三條旅遊團體觀光線路，供境內外遊客選擇。

與此同時，水立方於九月三十日舉行首場交響音樂會，這台名爲「夢幻水立方」的演出是內地首次集當代舞美科技、水景及古典音樂名曲選萃爲一體的大型聲光電交響音樂會。

對於國人表現出的奧運熱情，各旅行社均不失時機地打出「奧運北京遊」的廣告，「親手觸摸，回味奧運」吸引了不少遊客。一位旅行社的負責人表示，近段時間，不少外地人打電話詢問「十一」期間到北京旅遊的情況，而北京「新八景」將是不可缺少的內容。這位負責人表示，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極大地提升了北京作爲現代化城市和都市旅遊的內涵。作爲新的旅遊熱點，新八景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將成爲中外遊客認識北京的視窗，同時，也將帶動周邊商業的發展。